

古今圖書集成

經濟彙編

食貨典

中華書局
已蜀書社

經濟彙編 食貨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 已卯書社

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固之用有功利不得鄰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繁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殫於繼孤也是時名雖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稅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緩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不鑄而贖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執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錄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若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廉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綠衣夏夏衣捍龍其勝屬履若

千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貨之家皆假之械器農厲機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參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黃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富而謂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清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戰之顯齒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戰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較視市價而度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實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實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闢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龜爲無貨而藏諸臺臺一日而費之以四牛立賣曰無貨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名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貨之責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爲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郭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爲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華築室賦籍藏龜還四

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策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

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于天下獨施之于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于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數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權民皆受上數以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于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有三有歸于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于上君用民以時歸于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運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藏非因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于天下大夫不得

以富侈以重藏經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地數

桓公問于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絹帛單五歲毋籍衣于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于民准衡之數也

揆度

桓公問于管子曰自燒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燒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爲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棄天勢以陸制天下至于黃帝之王謹述其爪牙不利其暴燒山林破殪就焚沛澤遂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獸勝于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教也

輕重甲

齊之北澤燒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薪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俾邦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輕重乙

桓公問于管子曰崇弟將弟丁惠之功世吾戚罔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稼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于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于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把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于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吐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壤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于號令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輕重丁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勤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買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桓公問于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租鑑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織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食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管室中女事紡績緝績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不以形弓石璧不以形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
之曰諸侯令于天下天下諸侯黃金珠玉五穀文
采布帛輪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
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腴而民饑欲以東
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
釜百泉則鎰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鎰二鎰也
請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故粟決其籍若此則
齊西出三十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于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東者得衣
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
遠近之準平矣

桓公曰崑丘之職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需度
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
爲可耳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貸之家皆聖白
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折象曰君且使使者桓
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崑丘之
職吾聞子假貸吾貧明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相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
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大給崑丘之
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難賤寡人恐五穀之歸于諸侯寡人欲爲百
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進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
半虞萬民聞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故粟五穀
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
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名顯于國中莫不聞是
民上則無功顯名于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
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子
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斂
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于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
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于齊國
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于齊國四分之
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
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濟之以辭可以爲國甚且
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
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
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
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
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
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
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
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于麻十倍其買布
五十倍其買此數也君以織籍于桑未爲系籍桑
撫織再十倍其買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于布
則撫之系籍于穀則撫之山籍于六畜則撫之術籍
于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輕重戊

桓公曰魯梁之于齊也千穀也盡魯也而之有臂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
緇公服緇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
爲必仰于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緇矣桓公
曰諾即爲服于泰山之陽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
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緇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
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于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
聞之則教其民爲緇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
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緇穢而踵相隨
車載騶騶連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
管子對曰公宜服卑率民去緇閉關毋與魯梁通使
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饑餓相
及應聲之正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緇修
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
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
君請服

史記

貨殖傳

范蠡計然曰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
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
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
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賈易腐敗而食之貨勿蓄無
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
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
如流水

鹽鐵論

本義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

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坊淫佚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母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機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夫文繁則質衰末盛則本虧未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業便也

大夫曰匈奴叛不臣數為暴于邊鄙備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久患苦為虜所係復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濟之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服故善克者不戰善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陳修之於廟堂而折衝還師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屬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不軌宜誅討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濟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縱然被堅執銳有北面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憂邊用損武略無憂邊之心於其義未便也

文學曰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與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糧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張利官以給之非良策也故以罷之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工商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乖商不出則寶貨絕農不出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故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夫道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利則民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貧國若有餘非多財也嗜欲榮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坊民欲實救果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器故商所以通滯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

大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蜀之丹漆旄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梓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繡紵養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官以濟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者罷之不便也

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

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于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澹溪壑是以盤庚華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官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坊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况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等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梯者也

文學曰古者之賦稅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紅放其功今縣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緣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而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復發關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騰騰則商賈牟利自市牟利自市則吏客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買姦吏收賂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實輸非以為利而買萬物也

平糶

孟子曰大挺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草而不知發

蓋謂其不以法度備敵也是知善爲國者當平豐之歲爲凶荒之儲所以順天道備寇賊而紓農人務政本也夫世有饑饉天之行也邦之經費既不可開民之資奉于是乎在或上熟而不收惡歲而亡備焉謂夫能通其變者也若乃權其輕重制其物宜則平糶之法存焉所以以上操其柄下得其利農夫不困國用常足者亦緣是焉古之知治道者嘗從事于斯矣歷代而下咸可述焉

常平

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糶之法至於漢世晁昌是常平之制裁之得宜取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穀有常價民無饑色其後迫於事議乃從中輟未平之歲選用舊典市糶益賤廉庾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主或建置有初或評論廢決名稱之際因革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迄於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宋梁五代干戈未息揚雄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異得治財之術哉夫爲邦者不可以不務也

周禮訂義注

陳及之論泉府
熙寧間量市易務且謂成周之市法內帑出錢數百萬以爲本市易司遣人於嶺南諸處市貨以壓富商之利原其意爲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又

立法不惟以便下苟下得其利而官失其物則非法也泉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轉徙于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入官各貢所有爲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商賈悉有稅今市泉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既免其稅而賈息焉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僞也世之奸猾無行者巧僞曲說至官府而賒貸官府不知其奸而與之則異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復有此患凡此等制得賢而後可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呂嘉問爲市易官培克細民聚斂滋甚豪商大賈怨咨盈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嗚呼吾不知先王之法使人怨咨而尚不顧哉

文獻通考
葉水心論市易

熙寧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賈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

八四五二四
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還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頹廢而讓之屬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論平準

平準書直敘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還意終以爲安寧變故實文不同山海經重有國之利按書懸遷有無化居周禮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今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權酷之入極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未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未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

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陳止齋論和預買

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轉運使輒加重詔自禁絕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添起買陌不等之弊朝廷雖即行違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預和市尤為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一貫戶部每歲奏乞指揮未為常率四年為三貫省紹興二年為三貫五百省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損其價兩浙緡絹每疋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百文總每兩四百文江東路緡絹每疋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不務寬之也

馬氏論均輸

按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然農民耕鑿則不過能輸其所有必商賈悉遷乃能致其所無今驅農民以效商賈則必釋其所有賣其所無如賈賈文學之說矣太史公平準書云今遠方各以其物賈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運輸此說疑未明班孟堅探其語曰今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傳販者而相運輸此說渙然矣蓋作如異時三字是謂驅農民以效商賈之為也東萊呂氏尊還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義理所在當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鑑取志語云

論王莽五均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買賣皆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為惠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則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

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為而計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為貢則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始商賈之獲利而欲分之

論唐宮市使

按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逞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市易亦皆以為便民而行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緣飾其事然則名為效周公而識見乃此聞之流耳

論和買

吳氏能改書漫錄曰本朝預買緡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堂清話與渾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穎州時大饑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置熟每貫輸一錢謂之和買自爾為例而渾水燕談又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今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予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令輸絹於官預買緡絹蓋始於此以三書攷之當以范說為是蓋范嘗為史官耳予讀詩人袁陟世儒所為基誌序其當仁宗時為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緡絹深給民錢郡縣或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實塗尤甚世儒所為條約細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鹽代錢以為緣直又其後也鹽亡而額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誣矣

論和買絹

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賈賤賣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緡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正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緡絹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矣甚於青苗矣

論均輸市易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虛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從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權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概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買還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買還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

豈不獲倍徙千萬之利今攷之歷年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緡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駐商家之事且買還國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踊商賈怨毒而華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軍不笑人地下又按鄒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狀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首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論折帛

按折帛元出于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官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南詔諸路憲臣鄂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耶或官吏肆爲欺弊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耶魏杞之說固爲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于民若其可獨則自當明獨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論羅羅散之法

按古今言羅羅散之法始于齊管仲魏李愷然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國李愷之意專主于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富賈游于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

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物貨之聚而乘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于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心若語曰國家不取必爲兼井者所取遂歛而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論括糶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母俟于糶也平糶法始于魏李愷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糶充他用至于宋而糶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糶寄糶依糶均糶博糶兌糶括糶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餉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商賈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糶之于民而不復墮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爲商所虧終也民又爲官所虧其失一也

論常平法

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因州縣關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令官中收糶不得盡

入蓄積之家直至遇時蓄積之家倉庫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糶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論常平法

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敎法出則減價糶敎則增價糶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敎法爲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敎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漢食貨志作敎是也今世言常平出糶中丞不知乃古法

論平糶之令

平糶之令始於李愷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糶之制北齊築富人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糶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糶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糶大備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二百三十八卷目錄

平準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 市權之令 權量之議
荆川稗編 王應龍 論泉府
古今治平略一 三代附錄

食貨典第二百三十八卷

平準部總論一

大學衍義補

市權之令

易曰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臣按此後世為市之始先儒謂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民之於食貨有此者無彼蓋以其所居異其處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當日中之時致其人於一處聚其貨於一所所致所聚之處是即所謂市也人各持其所有於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各求其所欲而後退則人無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則國用有餘矣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夕時而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廢者使微

五八司書集

胥師各掌其大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懲刑禁焉買師各掌其大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實其買然後令市

臣按周官於市肆一事設官如此之詳所以使民懋遷其有無也有者得以售無者得以濟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買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賂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貨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

臣按泉府之設以泉為名蓋主泉布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無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於上貨物生於民民之貨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無必資錢以易物然後無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時之用物也有有有緩少而急於用則通多而不急於用則滯上之人因其滯也則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則隨其原價而賣之所以濟民之用也然買物必以價彼民之貧者無價以買官則或賒或貸與之賒則取償而不取息貸則按本以計其息所以不取息者慮其喪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費也然其取息也則又不以錢而以力焉所謂國服為之息者債本之後以服役公家為息服如國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無非以阜民之財濟民之急而上之人

經濟彙編食貨典第二百三十八卷平準部

無分毫利焉豈若王莽王安石之所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絳色亂正色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

臣按市肆所陳雖商賈之事然而風俗之奢儉人情之華實國用之盈縮皆由于斯焉

漢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于郡國盡籠天下之貨實則賤則買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臣按桑弘羊作均輸法以為平準觀其與賈良文學之士所辨論者大略盡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與私義與利而已矣義則公利則私公則為人而有餘私則自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為商賈貿易之事且曰欲商賈無所牟利噫商賈且不可牟利乃以萬乘之尊而牟商賈之利可乎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臣按桑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諸侯之書以立五均則市無貳價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說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無足道者故錄之以示戒

漢章帝時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侯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賈無異非明王所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臣按均輸之法謂郡國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

八四五二七

之而爲之轉輸於京此非但商賈之事蓋貧民無產者爲人傭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雖鄉里之名爲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爲漢七朝主之一而亦爲此豈非武帝詒謀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官者爲官市使量白望數百人押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絹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賄饋錢名爲官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同判度支兼升并希哲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官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

臣按萬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奪貧人之物以爲食用無以異於盜賊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爲左右之人所聚蔽其責猶有可諫者幸而農夫以贖負業者敗官者得以上聞諫官御史又數言之而方鎮來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罷之矣夫以衆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區區信一人之言謂京師游手萬家仰官市以取給嗟夫人君聽言當接之於理吾取物於市而游手何預焉而賴此以給乎查遺親信不欺者往偵其實則情偽見矣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詔官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官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臣按官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闕不能不求之於市

肆要之不必設場務專官使過有所用遺廉謹之人齊見錢隨時價兩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異時不易以壞幣則官府有實用而小民無怨聲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用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與其直

臣按宋朝預買絀絹謂之和買絹夫買而謂之和必兩無虧損上下同欲而無抑配之謂也宋朝所謂和買猶是民以乏錢而須買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後之弊且至與夏稅並輸而民家營運生計之具悉從折計而爲民無窮之害今所謂和買者非止於絹凡官闕官府有所匱乏一切取之於州郡州郡取之於民然後計其直俾其詣官庫給償償之名曰和買其實非民闕所有而欲以出賣者亦是州郡於民常賦之外斂錢收買以應官司之求及其償價之際文移上下展轉伺候動經旬月所得不償所費嗚呼官府所爲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詳哉

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始制均輸之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斂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爲非後迄不能成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

之輩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爲市則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率折取舍官與民爲市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數又私有心詭計百出其間而欲行之有利而無弊難矣政若不爲之爲愈也

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臣按先是草澤魏繼宗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下此詔嗚呼天生衆民有貧有富爲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稅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於貧各安其分上其得所矣乃欲奪富與貧以爲天下烏有是理哉奪富之所有以與貧人且猶不可况奪之而歸之於公上哉嗚呼以人君而爭商賈之利可觀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官預買錢多人戶願請比歲例增給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絀絹計綱赴京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賦有定制凡於常賦定制之外有所建請必是欲行己私趨時好以希爵祿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請者必曰不益賦而國用饒又曰民所願請而非強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遠無弊人君聽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際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損國課戕民生促國祚以貽後世差者多矣人主於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肯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償還之意實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漢通南越始歷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船為名則始於宋蓋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專於航海也元因宋制每歲招集船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通帆驗貨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抽分之數細色於二十五分中取一麤色於三十分中取一漏稅者斷沒仍禁金銀銅鐵男女不許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雖沿其舊而無抽分之法惟於浙閩廣三處置司以待海外諸蕃之進貢者蓋用以懷柔遠人實無所利其人也臣惟國家富有萬國故無待於海島之利然中國之物自足其用固無待於外夷而外夷所用則不可無中國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斷不能絕雖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應禁之官吏如此則吾非徒無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於戶律有舶商運貨之條則是本朝固許人泛海為商不知何時始禁竊以為當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幾置司之名與事相稱或者若謂恐其招惹邊患臣請以前代史冊考之海上諸蕃自古未有為我邊寇者且暹羅爪哇諸番隔越淺海地勢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國號為倭奴人工巧而國貧奢屢為沿海之寇當運祖訓不與之通僅以臣言為可采乞下有司詳議以聞然後制下濱海去處有欲經販者俾其先期赴船司告知行下所司審勘果無違礙許其自陳自造船舶若干料數收取貨物若干種數經行某處等國於何年月回還並不取私帶違禁物件及回之日不

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檢抽分之餘方許變賣如此則歲計常賦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歲恆以善夷所貢根本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國用之一端也其視前代算開架經總制錢之類濫取於民者豈不猶賢乎哉

齊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賈賈游於市乘民之不足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散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銀千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銀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饑饉食必取諸焉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數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而其治國猶知以守穀為急務而通輕重之權為飲散之法歲饑民有餘則輕穀因其輕之時官為散糶則輕者重歲凶民不足則重穀因其重之時官為散糶則重者輕上之人制其輕重之權而因時以飲散使米價常平以便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雖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

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糶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

臣按天生萬物惟穀於人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無者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是以自古善為治者莫不重穀三代以前世無不耕之民人無不給之家後世田不井授人不皆農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資糶以食者什七八矣農民無遠慮一有收熟視米穀如糞土變穀以為錢又變錢以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幾時隨即罄盡不幸而有荒年則伐桑聚賣子女流離失所草莽木皮無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准北山東為甚臣願朝廷舉李悝平糶之法於此二處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戶部屬官三員量地大小借貸官錢為本每歲視歲所分屬縣驗其所種之穀麥熟幾分粟熟幾分與夫大小豆之類皆定分數申達戶部因種類之豐荒隨時價之多少收糶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荷米穀逐月驗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則發粟麥少則發麥諸穀俱不收然後盡發之隨處立倉通融般運分散量時取直凡貨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專取銀與錢也其所得貨物可資國用者其數送官其餘聽從隨時變賣以為糶本臣言僅有可采乞下有司詳議先行此二處試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處仍乞勸諭奉行之臣俾其體李悝立法之心必使農與人兩不傷豐歉兩俱足其法雖不盡合於古人是亦足以為今日養民足食之一助也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省糴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刻穀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數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爾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糴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有漸有更革焉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幸東都以就食元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益羨元宗不復幸東都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

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欣便樂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議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覺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復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忍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逼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以東准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堯舜在上不棄窮義之言下有司究其可否以聞其於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過實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課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實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奪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斛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市之說助於周官泉府糴之說助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

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權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權之蓋悉還於無曲爲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焉後世則爭商賈之利利民庶之有矣豈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觀之權之事猶可爲盡以米粟民食所需雖收於官亦是爲民若夫市賈之事乘時貴賤以爲數散則是以人君而爲商賈之爲矣雖曰推抑商賈居貨待價之謀然貧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貨居之既多則難甚乏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也哉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用以度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何哉蓋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與律同斯爲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分寸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固可以制度量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而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爲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多者或少當重者或輕下虧於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

有侵尅陪備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世民淳俗厚帝王爲治尚不之遺而况後世民僞日滋之時乎乞勅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量斗斛權衡使凡收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之處懸掛則樣以爲民式在內京尹及五城兵馬司官在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臣按聖王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舉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嗟夫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之設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爲祖宗之所敷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焉可荒墜先祖之緒哉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制度量以定長短多寡以取信於天下者非但王府則有凡諸侯之國道路之間莫不有焉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之制非

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畧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與璫璧羨以起度

玉人璫羨度尺好三寸爲一度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孫子算術靈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釐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則尺固當以十寸爲正矧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十者天地之足數也以是爲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中正之道哉璧羨既起十以爲丈引又起八以爲尋尋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則八也又何用別爲之制哉臣愚以爲璧羨雖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於今也請凡今世所用之尺壹以人身爲則謹考許慎說文寸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十分爲寸則十寸爲尺也宜勅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人手爲準鑄銅爲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有定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體有肥瘠焉可據以爲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以黍粟或以絲忽地之生黍粟皆無小大蠶之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脰尺以手雖不中不遠矣

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滿深尺內方尺而圖其外其實一隨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官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臣按先儒謂粟之爲義有堅栗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臬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爲之外圓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鑄煉金錫而鑄爲之器權其輕重之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爲銘文以爲世則量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爲防未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貨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守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爲是屑屑也其爲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不過步

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至以計其頃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算固亦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僅有此文然正言古今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寬廣平衍之地固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紐算爲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善首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爲便惟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於朝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能不搖於羣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衡衡石角正權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兩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爲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爲無復審察校量之令故有累數十年而不經意

者矣况一歲而再舉乎民爲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臣按饒魯閩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嗚呼豈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爲多爾凡官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爲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接抑以重爲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於千萬多至破家賣產以淪於死亡用是人而不聊生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量爲行仁政之始言權量而不言度非遺之也而所謹尤在於斯焉謂之謹者其必丁寧慎重反覆詳審而不敢輕忽也歟前漢律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數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寸爲寸變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別也寸者付也尺者量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量者會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俞用度數審其容以子數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會以井水準其會合會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審矣夫量者躍於會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者雖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倫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重一會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絲忽微始至於威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鈞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異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尺廣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爲之爲宜也五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虎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倫其狀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度量二者用木爲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制用銅鮮矣權之爲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而各自爲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準而兼用之所以爲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爲之也後世一惟用木耳臣爾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

鑄銅爲度量權衡之式藏於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凡民間有所鑄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爲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丈尺爲先務况其不爲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爲政平斗兩權衡丈尺意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其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而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拒泰之制或差毫釐鈞爲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爲務史謂此用大稱如百斤者皆懸鈞於架植銀於衡或經手或抑按則輕重之降殊爲懸絕於是更鑄新式悉係秦泰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既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可得而抑按絲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爲之禁章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往往法外以巧取依法以爲姦孰若每事皆

立爲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却立以視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皆準此以立爲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姦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

臣按程子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量皆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於操執之時或鈞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處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是知聖人爲治無一善之徒行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弊弊惟恐一事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鉅細精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臣按舜巡守同律度量衡而此止云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叙武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註孟子引程子之言亦止言謹權量而不及度意者權量之用比度爲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其一也

荆川稗編

王應龍論泉府

古之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已於後乃有商焉注有於無自物所出之處遷之於所無之地有賈焉積盈待之自物所生之時藏之於既竭之時故商之